

场

中国
历史
小说
大系
中国
历史
小说
大系
中国
历史
小说
大系

老残游记
宦海

张春帆／著

刘鹗／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

宦海

(清) 张春帆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宦海 / (清) 张春帆著. 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1. 7

(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)

ISBN 7-5387-1564-9

I. 宦… II. 张…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
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6234 号

中国历代谴责小说大系

宦 海

作 者: (清) 张春帆

责任编辑: 魏洪超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3435 千字

印 张: 142.75

版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64-9/I·1501

定 价: 1280 元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宦海 奉恩纶廉访升官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金方伯匹马捉赌棍 卢孝廉半路代羁囚…………… (6)
- 第 三 回 受贿赂逆子窃关防 还收据中丞怜死友 …… (12)
- 第 四 回 理军需纳餒贼罪 续鸾胶请假完姻 …… (18)
- 第 五 回 寻条约压倒群英 起酸风泼翻醋罐 …… (23)
- 第 六 回 戒冶游密派调查员 行军令棍责候补道 …… (28)
- 第 七 回 起雄师制军剿乱 革巡长廉访施威 …… (33)
- 第 八 回 袁太守大闹按察衙 王观察统兵柳州府 …… (38)
- 第 九 回 惊兵变统领捐躯 战安南参戎胜敌 …… (43)
- 第 十 回 救属国巡抚出奇谋 中奸计英雄飞碧血 …… (49)
- 第十一回 木小端开筵醉花月 匡忠伯星夜入皇都 …… (54)
- 第十二回 宣制军督师平乱匪 任大令奋勇逐强徒 …… (59)
- 第十三回 真卤莽误杀良民 假糊涂枪歼巨寇 …… (65)
- 第十四回 杀差官英豪罹法网 施巧计匹马出牢笼 …… (71)
- 第十五回 赋小星扁舟逃歇浦 访同乡千里走长途 …… (77)
- 第十六回 施世杰游营插耳箭 陈连泰独力办堤工 …… (83)
- 第十七回 过羊城太守访良友 坐飞轿主政吃虚惊 …… (89)
- 第十八回 撞肩舆晦气遇灾星 酿恶果宾东争口舌 …… (95)
- 第十九回 弃人寰太守赴修文 索苞苴贪官衔宿怨…………… (101)
- 第二十回 六万言敷陈宦海 二十回结束全书…………… (106)

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宦海 奉恩纶廉访升官

前路苍茫，年华萧瑟，谋生大拙，去日苦多。十年湖海之游，一枕邯郸之梦，依然明月，可怜庾亮之楼，大好新亭，谁洒周姬之泪？落寞阳春之曲，名士伤心；凄凉宝剑之篇，英雄雪涕。时事如此，吾生奈何？

咳！我们中国到了今日之下，衰弱是达于极点的了。欲求自强，必先立宪。这两句话差不多，但凡认得两个字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晓得的了。这些人云亦云的老话，在下做书的也不去提他。只不过据在下的意思想起来，我们中国是数千年来专制惯的，不比那什么法兰西、美利坚都是民主的国度，自总统以至大小官员，虽有执法的权力，却不过是个法律的代表人罢了。那立法的权柄是一些也没有的。我们中国却又不然，全国的权势都聚在一个中央政府，百姓们没有一些权力。所有那立法权、行法权，议法权，统统都给政府里一古脑儿霸了去；弄得个上下不通，官民不洽，全国的人，只晓得蝇营狗苟，因循偷安，全没有一些儿自治的精神、合群的公德。你想，我们中国哪里还有富强的希望呢？再说起近日官场中人的情形来，更是夤缘钻刺，无所不为，卑鄙齷齪，无所不至。在下做书的一支秃笔，也说不尽许多，只觉得东也听见人说，我们中国的教育不能普及，所以百姓们的人格不高；西也听见人说，国民的程度不合，所以中国不能立宪。这些话虽然不错，却还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的议论。百姓们的人格不高、程度不合，受害的还只在一人一家，于大局没有什么关系；要是做官的人程度不合，人格不高，那就小而一邑一乡，

大而一省一国，都要受他的祸害。至于百姓们是受治于人的，程度不合，还有做官的人去引导他劝化他；做官的人是治人的，程度不合，还有哪个去和他讲话呢？放着一班做官的人，不先去考察他们的程度，却只嫌着百姓们的程度不合，岂不是舍本逐末么？

总而言之，那一国之中，官吏的得人与否，关系着民生的强弱，国计的盛衰。州县得人，则一州一县受其福；督抚得人，则一省受其福。那做督抚却又与州县不同，到了那督抚大员的地位，他的权力可以转移一省的风化，改良社会的模型，不是那无声无臭，不飞不鸣，就可以算完事的。在下做书的这部小说，却是就着广东一省的官场，几十年来变易改革的事实，却都是实人实事，在下做书的不敢撒一个字儿的谎。看官们有熟悉广东官场情形的，看了这部小说，就晓得在下做书的一字一语都有来历，不是那信口开河，无风起浪。大抵官场的举动，都看着督抚的脚跟。百姓的行为，却又都跟着官场的趋向，所以督抚大员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，都有十分的关系，不是可以轻举妄动得的。更兼宦海波涛，官场鬼蜮，出门荆棘，跬步崎岖。在下做书的特地把这些蛇神牛鬼的情形，夺利争名的现状，一桩桩一件件的搜集拢来，成了一部小说，也不过是个形容怪状、唤醒痴迷的意思。宦海茫茫，回头是岸。所以在下的这部小说，就叫做《宦海》。若要说不下有心玩世，故意骂人，把在下看作使酒的灌夫，骂人的刘四，那就不是在下的本意了。闲话休提。

只说我们中国南洋一带，广东是个最紧要的口岸，最富庶的地方，百姓也甚是开通，市面也十分兴旺，只有两件不好的事儿，却是赌风最盛，盗匪最多。凡广东全省的人，除了那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物之外，没有一个不是爱赌如命。更兼无论什么地方，城里城外，总有几十家赌馆。广东省城里头更是赌馆如林，不分昼夜。除了这些赌馆之外，还有什么闹姓票，白鸽

票，许多新奇古怪的名目，弄得那广东全省的人都像发了迷的一般，有了钱就跑到赌馆里头去赌，赌输了把身上的衣服剥下来再赌，赌到那无可如何的时候，就索性去做起强盗来。所以广东一省盗匪最多，每每的白昼抢劫不算什么事情。这个赌馆，就是那制造强盗的机器厂一般，这些强盗，都是赌馆里头制造出来的。那个时候，赌馆还没有报效饷项，照例是犯禁的。但赌馆多到这般田地，地方官也禁不尽许多。更兼那赌馆里头，又有规矩银子，按日按月的送进来，上自知县，下至轿夫厨子，没有一个空过的。地方官收了他的贿赂，乐得把眼睛半开半闭的，听凭他们去闹。也有几个不要钱的好官，要认真的禁开赌馆，无奈这班开赌馆的赌棍，神通广大，上上下下都是一气钩连的，哪里禁他得掉？你若要去捉赌时，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人，都和他们一党，早早的透了风声，这边捉赌的人，还没有走出大门，那边早已预备的停停当当，捉不着他一个影儿。甚至那一班著名的乡绅，都做赌馆的护符，地方官若要认真禁起赌来，他就千方百计的想了法儿，出他的花样。你想一个小小的知县，哪里禁得起本地的乡绅和他作对，自然都大家怕事起来，得了他的钱，还乐得省些烦恼。就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也晓得广东的赌风最盛，禁是禁不住的，便也只好由他。

刚刚的这个时候，来了一位铁面无私的臬台大人，当真的要禁起赌来。看官你道这位臬台大人是谁？原来这位廉访姓金，单名一个翼字，却是个营伍出身。那个时候，发逆正是十分猖獗。这位金廉访在曾文正公手下当个营官，每到出阵的时候骑着一匹黑骡，带着一队亲兵，横冲直撞的身先士卒，冲入阵去，发逆见了他的旗号，便大家心惊胆战，不敢迎敌，后来由军功保升提督。金廉访本来是读书出身，不愿意做武官，就改了个道台，放了个陕西潼关道，做了一任，就升授了广东臬台。这位金廉访一

到广东，就一心一意要想禁赌，先和督抚两个商量，制台和抚台听了，心上都有些说他多事。但这个禁赌是照例的事情，不能不答应的，便对金廉访道：“这些事儿，只要札飭守令，认真查禁就是了，何必要你老哥费心？”金廉访道：“回大帅的话，司里在陕西的时候，就知道广东的赌馆最多。这件事儿，最害百姓，札飭守令查禁是不中用的。司里现在已经访闻有个最大的赌馆在北门城内，明天等司里带了亲兵，自己去拿了来，重重的办他一下子，以后就不敢效尤了。”制台和抚台听了，也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，只说：“老哥小心些儿，不要卤莽。”金廉访答应了出来。

原来金廉访晓得广东的赌棍十分狡猾，大张声势的去捉赌是捉不到的，金廉访不动声色，只和自己的一个刑名幕友商量定了主意，叫他出去私访。访了几天，访得明明白白，有个姓王的赌棍，叫做王慕维，他哥叫王慕德，是个京官，现在京城里头。王慕维靠着 he 哥哥的势力，在北门开着一家极大的赌馆。还有无数开赌馆的赌棍，都投托在王慕维的门下，走动衙门，结连差役，地方官也无可如何。金廉访听了刑名师爷的话儿，又借着出去巡夜，认准了地方，摩拳擦掌的准备要自家去捉赌。不想金廉访忽然害起病来，一连在床上睡了七八天，方才渐渐的痊愈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忽然京城里头朝命下来，藩台调任湖北，金廉访升了本省藩台，便交卸了臬台印务，谢恩接印，搬进藩台衙门。忙了几天，金廉访又想起王慕维的事儿来，便和幕友商量。幕友便对他说道：“东家以前在臬台任上，地方赌博，是本分臬台应管的事儿，如今东翁已经高升，似乎不必再管这个闲事罢！”金方伯道：“我虽然升了藩台，地方上的事情也可以管得。不要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且悄悄的趁他没有防备，去把他拿了来，办他一下，做个惩一儆百的榜样。就是臬台怪我分他的权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说着，便不听幕友的话，密传了广州府进来，叫他挑

选三十名亲兵，二十名差役，立刻就要。广州府听了，心上十分疑惑。暗想这位大人，不知有什么事情，又不敢问他，立时立刻的挑了来。金方伯又传了自己的八十名小队，二十名差役。原来这些小队都是金方伯带兵时的随身亲兵，所以金方伯到处都带着走的。金方伯当下传齐了兵役，叫人牵过自己的黑骡来，叫广州府跟着同走。正要走时，只见一个差役的头目上来禀道：“请大人的示，往哪里去，要拿什么人？小的们好预备。”金方伯听了，微微冷笑，明晓得这些差役都是赌棍的党羽，便瞪了他一个白眼道：“谁要你多讲，你只跟着我的骡子走就是了。”那差役碰了一个钉子，吓得把舌头伸了一伸不敢开口。只见金方伯撩起衣裳，耸身一跃，早跳上骡去。广州府没奈何，只得也勉强骑着马跟在后面。金方伯骑着骡子，一个人在前领路。那班兵役都怀着鬼胎，面面相看，不晓得金方伯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儿。

只见金方伯的骡子一直往北门走去，看看走到王慕维门口，金方伯霍地跳下骡来，喝一声：“都跟着本司进去！”说着拔步往门内便走。那班兵役见了，不由的大吃了一惊，一个个暗暗叫苦，却又不敢不跟着金方伯进去，只得暗暗的分几个人，从侧门里头飞一般的赶进去送信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个时候，金方伯已经带着一班兵役直抢进来，早望见里面灯烛辉煌，黑压压的拥了无数的人，都围着一张桌子，正赌得十分热闹。金方伯已经抢进二门，见了这个样儿，心中大怒，便大喝道：“给我拿人，不准放走一个！”那班兵役听了，不敢不遵，只得答应，齐齐的抢上来。

不想王慕维和着一班赌棍正赌得昏天黑地，猛然听得耳边喧嚷，连忙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无数的人，灯笼火把，刀枪剑戟的乱抢过来，只道是强盗来了，大吃一惊，立起身来，口中只叫“快给我放枪”！

不知金方伯性命如何，且听后书交代。

第二回 金方伯匹马捉赌棍 卢孝廉半路代羈囚

且说王慕维见了金方伯带着许多兵役，手内都拿着明晃晃的刀枪，只道是强盗进来抢劫。那赌馆里头，为着广东的强盗最多，本来养着一班打手，那两旁架上，整整齐齐的排着几十杆洋枪。那一班打手，忽然见无数的人打进门来，也只道强人抢劫，乱纷纷的预备着向前迎敌，听得王慕维一声号令，大家齐喊一声。金方伯正领着兵役直奔进去，早听得轰的一声，一颗枪子嗤的直飞过来，在金方伯耳边擦了过去。金方伯大怒，未及开言，早又听得一片的枪声响亮，几十颗枪子就如撒豆的一般，历历落落的在空中乱滚，早打倒了金方伯背后的一个亲兵。这一来，把那一班差役吓得魂不附体。他们和赌馆的人虽然串通一气，惟恐怕他们冒冒失失的放枪拒敌，一下子把这位藩台大人打死了，那时不但闹了大大的乱子，就是那跟去的一班人役，失于保护，哪里担得起这样的责任？一时没奈何，想不出什么法儿，只得高声大叫道：“藩台大人亲自来捉赌了，你们多大的胆子，敢于放枪拒捕，难道不要脑袋的么？”王慕维正在指挥手下的人用心迎敌，猛然听了这几句话儿，晓得事情闹得大了，却也吃了一惊，连忙喝住了众人，正待回身逃走，金方伯已经抢到面前，顺手一把扭住了王慕维的胸前衣服，轻轻一推，王慕维是个酒色掏空的躯壳，哪里禁得起金方伯的神力，立脚不定，嗤的仰面一交，直跌出去有三五步远近，跌得他啊呀一声，浑身酸痛，爬不起来。金方伯喝声：“给我捆了！”那一班赌客和打手，见势头不好，一个

个拼命奔逃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。那一班兵役，本来是一路上的人物，也便假装声势的拿了几个，又假意上前追捉，混了一回，只捉了七八个赌客，其余的都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金方伯搜了一回，见搜不着什么，便拿了桌子上的赌具，指挥兵役，大家回去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恰不知那位广州府高大人到哪里去了，便问随身的差官道：“广州府高大人呢，怎么不见了？”那差官听了，回过头来四面一看，果然不见了高大人，便回道：“高大人不知哪里去了。”金方伯怒道：“胡说，刚刚进门的时候，高大人还在一起的，这一会儿的工夫，会跑到哪里去？”说着，便走出自己找了一回，也没有个影儿。忽然听见院子里头一株大桂花树的底下，有一个人在那里哼哼的叫个不住。金方伯眼快，就着那火把的光线，一眼就看见高太尊蹲在桂花树下，缩作一堆，在那里索索的乱抖，连忙叫人去把他扶了出来。

看官，你道高大人怎么会躲到那个地方去？原来那王慕维放枪拒捕的时候，无数的枪子直飞过来，金方伯是身经百战的中兴名将，看着这个样儿，哪里放在心上。这位高大人，却是个白面书生，从没有经过这般危险，只把他吓得个魂散魂飞，心惊胆战，觉得耳朵里头轰的一声，一个头好像涨得和巴斗一般，哪里还顾得拿人，只拼命的走到桂花树底下，不因不由的倒在地上缩作一团，被众人扶了出来，见了金方伯，涨得满面通红，好生惭愧，低着个头不敢开口，两只脚还觉得有些嗦嗦抖抖的走不上来。金方伯见了十分好笑，却也不便说他，便喝令众人小心带着那拿住的几个人，先自回去。那位高太尊满面羞惭，只得也跟着金方伯一起回来。

金方伯回到衙门，便连夜坐堂，提上那为首的王慕维来，喝问道：“你可是王慕维么？”不料那为首的人上来打了一拱，也不

跪下，清清爽爽的答道：“举人姓卢，官名叫做从谨，今天不知犯了什么罪名，大公祖无故锁拿？”金方伯听见不是王慕维，又自称举人，不觉大惊失色，喝道：“你难道不是王慕维么？”那卢从谨道：“举人和王慕维是亲戚，今天刚去看他，不料就被大公祖锁了，举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请大公祖明示？”金方伯见越说越不对路，心上也不由得发毛起来，暗想：“刚刚明明的亲眼见他指挥众人放枪拒捕，怎么不是王慕维，平空的又走出一个卢从谨来呢？想着，便仔仔细细的把那卢从谨的面目看了一回，觉得服饰虽然不错，面貌好像和刚刚拿住的人比起来有些两样，金方伯心上觉得糊里糊涂的摸不着头脑起来，忽听得卢从谨说道：“举人究竟犯的什么罪名？大公祖要这般凌辱？举人不才，却恭列缙绅，有关朝廷的名器，大公祖凌辱举人，就是凌辱朝廷的名器，大公祖还请三思。”金方伯听那卢从谨的话儿来得锋芒，不觉大怒，把公案一拍道：“你既然是个举人，应该知道朝廷的法度，怎么知法犯法，擅开赌馆，诱陷良民？本司亲自访拿，还敢放枪拒捕，枪伤了本司带去的亲兵，难道这些事情都是举人分内应该的么？你犯了这样的罪名，还敢口口声声的自称举人，到了本司堂上还不下跪？本司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聚赌拒捕的事情，好好的自家承认，本司还可以从宽办理，和你想个开脱的法儿。如若不然，哼哼！那时就不能怪着本司绝无情面了。”卢从谨听了，慢慢的讲道：“大公祖说举人擅开赌馆，可有什么开赌馆的凭据没有？”金方伯大怒，拍着公案道：“本司亲自当场捉获，现有赌具为证，这还不是凭据吗？更兼放枪拒捕，枪伤本司的亲兵，这样真实的事情，你还想抵赖吗？”卢从谨道：“这放枪拒捕却另有一个缘故，算不得举人的罪名。大公祖既来捉赌，为什么既不鸣锣，又不张灯喝道？黑夜之间，事起仓猝，骤然见了无数的人手中都有军器，闯进门来，只认作是匪人乘夜抢劫，哪

里晓得是大公祖的宪驾？譬如大公祖平日出衙，不排仪仗，没有衙牌，要是有人闯了大公祖的道，大公祖就不能问他冲犯卤簿的罪名。他们的放枪拒捕，事同一律，大公祖请细细的想一想举人的说话可是不是？”金方伯听了这一席话儿，倒呆了一呆，一时竟驳不出来，只得喝道：“放枪拒捕就算你出于无心，难道你擅开赌馆，也是无心的么？”卢从谨道：“依着大公祖的话儿，就算是擅开赌馆，也是王慕维做的事儿，与举人无干。”金方伯怒道：“既然与你无干，为什么你要指挥众人放枪拒捕呢？这是本司亲见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卢从谨被金方伯顶死了，无言可辩，只得自家承认道：“举人一时冒失，同人聚赌，这是有的，求大公祖从宽办理，举人情愿遵罚。”金方伯正要借着这件事儿，做个惩一儆百的榜样，便冷笑一声道：“遵罚，恐怕没有这般容易罢？”说着，便又带过那几个同赌的人来，问了一回，无非是什么赵大、王二、张三、李四，只招做不合大家聚赌，也问不出什么别的来。金方伯只得把这干人犯交广州府带回看守。自己想了一回，要想把这件事儿回明了督抚两宪，归案奏办，咨革卢从谨的举人，把这班人犯枷号北门，叫人看个榜样。

在金方伯起先的意思，原想拿着了王慕维，重重的办他一下，现在不知怎样的，王慕维本人不知哪里去了，却拿着了这位卢孝廉。看官，你道这个里头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儿？在下书中不是明明说着金方伯拿的是王慕维，怎么无缘无故的半夜里杀出程咬金，会走出这个卢孝廉来？难道这王慕维和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一般，到百忙里摇身一变，变了个卢孝廉出来不成？原来王慕维这个东西，实在的神通广大，金方伯手下的人役都和他是一鼻孔出气的，虽然一时间被金方伯亲自拿住，展变不来，等到金方伯回去的时候，那些人役在半路上，早已把王慕维私自放走了，换了一个卢孝廉，金方伯哪里知道？闲话休提。

只说金方伯先上制台衙门请见制台，请示这件案子的办法，哪知制台的巡捕官回报出来说：“大帅有些感冒，不能见客，有什么公事，大帅说请大人去见中丞，商量着办就是了。”金方伯听了，只得回身去请见抚台。那位广东巡抚李中丞见了金方伯的面儿，神气只是淡淡的，金方伯也不管他，便把捉赌的这件事情和李中丞讲了一遍，要请李中丞归案奏办，咨革卢从谨的举人。李中丞听了，哈哈的笑道：“依兄弟看起来，这个卢从谨比不得王慕维，老哥还是通融些儿，准他罚醵报效罢。”金方伯听了，气忿忿的道：“这卢从谨身列缙绅，知法犯法，擅开赌馆，引诱小民，已经咎无可委。况且司里带人进去的时候，竟敢指使众人放枪拒捕，枪伤司里的亲兵。虽说是出于无心，其平日的强横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司里的愚见，就是咨部斥革他的功名，已经是法外施仁，从宽办理，若竟准他罚醵报效，何以惩陋俗而儆后来？大帅的明见，看司里的话可是不是？”李中丞听了，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说道：“既是老哥一定要这般办法，兄弟也不便阻挠，兄弟一面和制军商议起来，等老哥详文上来，兄弟照详办理就是了。”李中丞面上虽是这般说法，却觉得很有些不高兴的模样。一面说着，一面就揣茶送客。

金方伯退了出来，回到藩台衙门，就催着师爷办稿，要立时立刻的详出去。金方伯自己踱到签押房去等着送稿，忽见自己的儿子走进签押房来，垂着手在金方伯旁边一站。原来金方伯只有一个儿子，从小不爱读书，靠着金方伯的势力在外面吃喝嫖赌，招摇撞骗，没有一件没出息的事儿没有做到。金方伯虽然也晓得些风声，打骂过几次，却倒底为着只有一个儿子，未免要将就他些。如今见他走了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跑进来有什么事儿？”那位少爷听了，往前进了一步，待要开口说话时，脸上已经红了，吞吞吐吐的讲不出来。金方伯见了这个样儿，十分诧异，便道：

“你有什么话尽管讲就是了，做这个鬼鬼祟祟的样儿，究竟什么意思？”

不知这位金少爷倒底说的什么话儿，下回交代。

第三回 受贿赂逆子窃关防 还收据中丞怜死友

且说金方伯见了他那位少爷蝎蝎螫螫的情形，心上甚是诧异，便催着有话快说，不要这个样儿。那位金少爷听了，方才走上前来，低低的在金方伯耳边说道：“昨天的那件事儿，他们情愿送我们一万银子。”金方伯听了，心上还有些不明白，睁着眼睛问道：“什么昨天的事儿？什么一万银子？”金少爷听了，又支支吾吾的轻轻说道：“就是昨天捉赌的那件事儿。”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，金方伯早已心中大怒，一股焰腾腾的无名烈火，从肚子里头烘烘的直冲起来，不等他说完，便跳起身来，劈面就是一掌，只听得拍的一响，把一个金少爷的脸上早红肿了半边，金方伯大骂道：“你这个大胆的畜生，竟敢对着我说出这样的话来！我的性情你难道还不晓得么？我生出你这样的逆子来，将来功名性命还有送在你手里的日子，不如我先打死了你这个畜生，省得将来剥我的脸，叫我没脸见人。”说着，便回过身来，抓着一根棍子。这位金少爷吃了金方伯一个耳光，已经打得他眼进金花、耳鸣石磬、昏天黑地的说不出话来，只呆呆的立在那里，如今见金方伯抓起棍子直奔过来，知道势头不好，一想三十六招，走为上招，便拔起脚来，飞一般的往外就跑。金方伯见他跑了，更加火上添油，炉中炽炭，便也在后追来。只见那位金少爷，一溜烟的直往外面跑去，一转眼的工夫，已经跑出大堂，不知哪里去了。金方伯追到二堂，不好往外再追，没奈何长叹一声，回身进去，把棍子丢在地上，呆呆的坐着，一言不发，气了一回，晚饭